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要義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大射儀三

三耦卒射公與卿大夫將射

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 釋曰自此盡共而俟
論第二番射三耦訖次公卿大夫之事但此賓先降取
弓矢即升堂者以其不敢與君並俟告故下云司射告

射于公小射正取公之決拾并授弓拂弓是君得告乃取弓矢是不敢與君並俟告也云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者案下文云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是君事畢君事畢賓降袒決遂乃更升若然賓於此不即袒決遂者去射時遠故不可即袒

大射正與司射各一小射正不止一人

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

正一人為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
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
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坵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筭
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別則小射正
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
以授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

大射正司正司射之同異與上注似違

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前

解大射正與司射別人案此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則大射正與司正為一人又案上文司射請立司正遂立司射為司正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為一人與上解似相違者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若通而言之射人不對大射正射人亦名大射正

鄭謂既袒乃設拾拾當在襦上

公袒朱襦卒袒云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云云

案上文設決訖乃云公袒朱襦始云小臣正贊設拾拾當拾斂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鄭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鞞襦上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得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

射正順弓隈以授公公揉之觀其安危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云云公親揉之注云揉宛之觀其安危也者案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者以弓弱者為危其弓强者為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

弓之強弱注云隈弓淵也

獻酬皆授罰爵不授惟大夫已上授

司宮士奉盞豆云云勝者之弟子洗解升酌散南面坐
奠于豐上云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略之者案詩云兕觥其
觶旨酒思柔注云觶陳設貌觥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
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也案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
手授故云略之也若然士以下飲罰爵者取於豐大夫
已上皆手授尊之故下注云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

其三耦之內雖大夫亦取於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不復殊之

不勝之黨皆飲若有數中亦得助祭

命三耦及衆射者云云 釋曰以其經云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者言升之明知不勝之黨無不飲但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今若罰爵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

取其助祭取一身之藝義故不同也

尊者西階上北面立飲不以已尊枉正罰

賓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云云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者正罰謂上文飲者在左勝者在右於西階之上北面跪取豐上之觶飲之是也今雖不取於豐亦於西階北面

飲公不敢用罰爵從獻酬之爵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釋曰云侍

射賓也者以其賓與君對射耦自相飲故知侍射者賓也云飲君則不敢以為罰從致爵之禮也者罰爵如上文罰者飲之而已今則從燕臣致爵於君之禮下文所謂夾爵者是也但此經云角觶與上文觶皆是三升曰觶觶與角連故謂之角觶或單言角或單言觶是以禮記少儀云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爵而請不角註云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又詩云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箋云兕觥罰爵是其角

觶兕觥皆罰爵此角觶以兕角為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若然此角觶對下文飲君云象觶故云角觶謂賓酌如兕自飲君即下文賓降洗象觶亦從獻酬之爵不敢復用罰爵也

君若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

司宮尊侯于服不之東北云云 釋曰自此盡侯而俟論設尊獻服不之事云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若然此設大侯之獲者君

不射則不設之不豫設者不敢必君射案上張侯先設大侯君射大侯張之必君射者但聖人設法一與一奪以大射者為祭擇士所以助祭人君不可不親故奪其尊使之必射故豫張大侯至此設大侯之尊君射訖乃設之者許其自優暇容有不射之理是以不射則不設射乃設之

凡祭祭肺不離肺皆不奠爵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云祭俎不奠爵不備禮

也者祭俎者謂祭俎上肺但肺有二種此云祭是祭肺也非是離肺知者案鄉射記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又曰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則此俎祭肺亦離肺若然凡祭祭肺皆不奠爵是其常云此不奠爵不備者但祭肺離肺兩有祭肺不奠爵若空有祭肺亦不奠爵今祭俎不奠爵故云不備禮

司馬師獻隸僕人等如獻服不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中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

云中車張大侯者舉尊者而言其參侯干侯亦張之是
以上文司馬遂即量人中車張三侯此直云大侯舉尊
而言之云及參侯干侯之獲者以其上文以獻大侯服
不獲者明此經獲者是糝侯豸侯可知云隸僕人中車
於服不之位受之知者以其隸僕人中車素無其位而
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是以鄭云功成
於大侯也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案上
張侯之時先言量人後言巾車君射之時乃有隸僕人

婦侯道受獻先言隸僕人而後言巾車是自後以及先隸僕尚得獻明量人在巾車之先得獻可知

凡繼射者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

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云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者言凡繼射命耦者前三耦卒射後大夫降至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云云至公即席後

賓升階復位還筵而後卿大夫繼射後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

鼓為樂節今投壺篇猶具存

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鼓亦樂之節 釋曰引學記者證鼓得與樂為節之事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者射之鼓節多少無文案今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為投壺節盡用之為射節是其投壺存者云周禮射節天子九以下者

是射人樂師皆有此文

貍首即曾孫之詩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
之言不來也 案駟虞采蘋是篇名貍首篇名可知射
義下文諸侯君臣盡志於射又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
正具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
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
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上云貍首下云曾孫曾孫章頭也

彼注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是也云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謂九節七節五節中間相去或希疏或密數中間使如一必疏數如一者重此樂故也

大夫雖無俎賓及公卿皆送俎故亦降

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注門東北面位 釋曰云大夫降者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納俎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案下文賓諸公

金匱要略卷十八
卷十八
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謂在西階下知大夫不復在西階
下位者以其言復位者復前位其西階下舊無位

大射先燕燕法牲用狗羞用鱉鯉等

羞庶羞注羞進至鶉鴛 釋曰知有腍肝膾者此大射
先行燕禮燕法其牲唯有狗又案內則云肝膾取狗肝
一臠之以其膾濡炙之舉燂其膾不蓼注云膾腸間脂
故知此羞中有肝膾也又知有狗臠醢者以其公食大
夫有牛臠炙羊臠炙豕臠炙此燕無三牲故知臠醢亦

用狗知有魚鱉膾鯉者案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
祉又云飲御諸友魚鼈膾鯉故知有此也公食大夫有
王事之勞乃有之故六月詩鄭注以吉甫遠從鎬地來
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
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是有王事之勞乃有之無王
事之勞則無故公食大夫不見也又知有雉兔鶉鴛者
公食大夫二十豆有此四者

二升觚獻大夫三升觶獻士用小者尊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釋曰自此盡奠于篚論獻士及祝史等之事云獻士用
觶士賤也者言獻士用觶對上獻大夫已上觚觚二升
觶三升用大者賤用小者尊

賓為士舉旅行酬因媵觶于公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云云自此盡
旅酌論賓舉爵為士舉旅行酬之事注賓受至再拜

釋曰云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者上文

為賓為卿為大夫舉旅皆臣自致爵今此其賓為士舉
旅行酬因得為賓致爵於君

階下位無席戶牖間位則有席

賓降洗象觚升酌膳云云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自
此以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無席戶牖之間位則有席
此賓升成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於戶牖之間席
位云此觚當為觶者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尚用觶故知
觚當為觶下經觚亦當為觶

凡受酬拜後就席坐行酒漢時亦然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注若今坐相勸酒

堂上旅皆坐酬士立堂下故大夫興酬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云興酬士者決向堂上相旅皆坐相酬執爵者行也大夫未能受酬者輒興西階上故鄭云士立堂下與

上坐者異也

士旅酬祝史以下于西階上

士旅于西階上辯注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 釋曰
鄭知祝史以下皆得旅酬者前得獻祝史與旅皆得獻
明此旅酬得之可知

士賤不坐無執爵者故以次自相酬

士旅酌注旅序至爵者 釋曰云無執爵者對上文卿
大夫等有執爵者以其坐故也士無執爵者以其賤不

坐故以次自酌以相酬無執爵者也

公食堂上夾北有宰位射禮無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云
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者案公食堂上夾北有
宰夫內宰在東北此射禮堂上夾北無宰位又案執事
者堂上又非樂人不得在樂正位以其與小臣師同名
小臣故知小臣師之東也又云少退西上者見公食在
宰東北少退故知此亦少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

故也

凡行酬即轉爵遞飲猶待公卒爵乃飲

無筭爵云云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案凡行酬之法轉爵遞飲今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待公卒爵乃飲猶代飲然明惠從公來嫌得即飲不代故著嫌必卒爵然後飲故曰嫌不代

於此無升成拜以將醉正臣禮

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至升反位注升不

成拜云於例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得小臣以君命辭其拜不成當升成拜今直升不成拜者以其拜於下是臣之正禮故鄭云於將醉正臣禮

公不送賓賓禮訖正臣禮

公不送注臣也至禮也

釋曰案燕義云使宰夫為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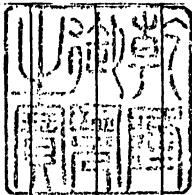
主臣莫敢與君亢禮歸來安燕交歡君若送之是臣與君亢禮故君不送賓也故燕禮注云賓禮訖臣禮是也

燕在路寢次射于郊學故未云公入鵞

公入鷲注鷲夏至入也 釋曰云鷲夏亦樂章也者案
周禮鐘師有九夏皆樂章其中有鷲夏云此公出而言
入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者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
學在西郊案鄉射記於郊則閭中鄭注云諸侯大學在
郊是諸侯大射所故言入射宮在郊以將還為入也鄭
知燕在路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與羣臣賓客燕
不合在燕寢故知從路寢

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故不重釋

此篇所解多不具者以其諸侯大夫射先行燕禮大射
三番多依鄉射是以與禮同者於此不復重釋之也



儀禮要義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

卷

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李陽楨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_臣王

璜

謄錄監生_臣陳

煜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要義卷十九

宋魏了翁撰

聘禮一

此聘禮是侯伯之鄉大聘

聘禮第八 鄭云太間曰聘者則此篇發首所論是也云父無事者案下記云父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若有事事上相見故鄭據久無事而

言云小聘使大夫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
三介是也周禮曰者大行人文鄭彼注小聘曰問
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時相聘也父死子
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
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
而就脩之然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
年大聘是也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
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

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旌孤卿建旌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必見侯伯之卿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為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瑒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頡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

因朝於三卿中選可使者

聘禮君與卿圖事注謀聘故至謀事者必因朝云云言
及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即經云遂命使者
是也其總三事皆須謀者也言謀事者必因朝者欲取
對衆共詢之意云其位君南面已下知面位然者此儀
禮之內是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
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案燕禮大射
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是以

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

使者既在謀內猶見宰問所之

遂命使者注既謀其人因命之云聘使卿者以其經云及竟張檀周禮司常云孤卿建檀故知使卿也若然使者自在謀內審知所聘之國遠近何以下記云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鄭注云古者君臣謀密

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多少但所謀之時經云出聘不言其國使者不得審知故更問之是以左氏吳公子季札遂聘齊晉衛鄭之等下文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是亦有歷聘之事也

諸侯以司徒為冢宰

宰命司馬戒衆介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 釋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

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吾子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
為司空故禮記內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德于眾兆民鄭
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
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并六
卿為三諸侯以司徒為冢宰義與此同宰上卿貳君事
諸侯謂司徒為宰者也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
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便為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
引以證諸侯司馬戒眾介也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

者故不敢辭

宰書聘幣稱其邦之大小

宰書幣注書聘云云宰又掌制國之用 宰即上命司
徒兼官者也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謂聘鄰國享君
及夫人問卿之等幣周禮司儀云凡諸侯之交各稱其
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鄭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
豐於小國則殺

先行之日夕幣

及期夕幣 釋曰自此盡受書以行論陳幣付使者之事云夕幣先行之日夕知者下云厥明釋幣于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云視之者正謂賓及衆介視之故下云使者朝服帥衆介夕注云視其事是也

管人布幕以承幣於外朝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為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

之事鄭云在旁曰惟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也云幕以承幣者即下文官陳幣是也云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下記云宗人授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享幣不陳璧琮無皮則用馬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云云
云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於地

官陳幣於其上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東帛及玄纁也者
所奉謂後享時奉入以致命故知是以下文享時所致
東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
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
時用馬者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
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
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也

君在路寢聽政宰入告具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路門而告案
朝在路門外故知入路門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
聽政處故也

史展幣授宰宰告備故也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
云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以其宰在幕東西面史
居前西面讀書展幣展幣訖明迴還授宰宰以書授使
者展幣授使者訖禮畢故入於寢也

賓介將行釋幣于禩反則釋奠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禩注告為君使也賓使者云云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賓與上介將行告禩之事云朝服者卿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群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禩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諸侯出告羣廟案彼下文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革告于祖禩遂奉以出是天子與諸侯同告羣廟之事云

大夫告禩而已者大夫三廟降天子不得並告故直告禩而已若父在則告祖知者下記云賜饗唯羹飴筮一尸若昭若穆注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禩以此言之明初行時父在釋幣於祖廟可知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云布几筵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是大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云凡釋幣設

洗盥如祭者案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為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已但執幣須潔當有洗而盥手其設洗如祭祀之時亦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必知無祭事者下文還時云乃至于禩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鄭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是其差也

使者稱賓入廟中更云主人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云云更云主人

者廟中之稱也者上云賓至此更云主人是廟中之稱
故特牲少牢皆稱主人對聘稱賓也

帛錦十卷名束脯亦曰束制幣文尺異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云凡物十曰束者案昏
禮玄纁束則每卷二丈自餘行禮云束者每卷一丈八
尺為制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脰亦曰束故
云凡物十曰束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言率
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也云朝貢禮云

純四只制丈八尺者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玄答云古積畫誤為四當為三三尺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為制合卷為匹也

釋幣于行行神在廟門西

又釋幣于行 釋曰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此謂平治道路之神云古人名未聞者謂古人教人行

道路者其名字未聞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
令祀行是也言此者欲見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
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至於出城又有輶祭祭山川之
神喻無險難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云
喪禮有毀宗躡行出于大門者檀弓文案彼云掘中雷
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躡行出于大門殷道也下
文周柩入毀宗雖不云躡行亦有行可知所毀者毀廟
門西而云躡行明行神在廟門西矣不云埋幣可知者

承上宗廟理之此亦理可知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鄭以行神無正文雖約檀弓猶引漢法為况乎者猶疑之矣若然城外祭山川之神有較壤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賓釋幣訖不復入介待賓大門外

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自此盡斂壇為使者與介向君朝受命即行之事知待於門外東面北上者

上云賓釋幣訖不復入明介待賓於大門外賓出則向君也言東面北上者依賓客門外之位

使介受命于朝謂臯門外非路門外常朝位

使者載壇帥以受命于朝云至于朝門者凡諸侯三門臯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乃入至朝即此朝門者臯門外矣知北面東上者還依展幣之位也

賈人取圭垂纆授宰纆有二種

賈人西面坐啓積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 云其或拜
則奠于其上者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纁上是也但纁有
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
采子男二采采為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纁
也下記云絢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
亦謂之纁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纁屈纁
之事若絢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
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案向來所注皆以韋

版繅籍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又同名為繅是以和合解之故以韋版為之者以解絢組之繅也

使者受聘君圭享君璧聘夫人璋享琮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此經中三事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案上文夕幣時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鄭注云奉所奉

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則知所陳直陳束帛及玄纁
不陳璧琮是以此經受璧而連言束帛玄纁者以其享
時束帛加璧於其上玄纁加琮於其上以相配之物故
兼言束帛玄纁若然璧琮右受者以其璧琮與圭璋同
類尊之故也云帛今之璧色繒者周禮大宗伯云孤執
皮帛鄭注亦然又案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下云牡幣各
放其器之色幣即幣帛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之色
亦蒼色是璧色繒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

東帛亦與璧色同以其相配但未知正用何色耳云聘用璋取其半圭知半曰璋者案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以上向下差之以兩圭半四圭圭璧半兩圭璋邸射又半圭璧是半圭曰璋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聘義云圭璋特達德也鄭云特達謂以朝聘也言瑞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皆是瑞故尚書云班瑞於羣后言特達者不加東帛也

舍於郊謂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

遂行舍於郊 釋曰受命則行故云遂行言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者上文云賓朝服告禰及遂朝君受命至此衣服未改鄭注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引曲禮者見受君命及君言言別有告請之事遂行舍於郊則彼云不宿于家也

諸侯相聘有假道周衰天子亦假道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

幣

注帥猶道也

釋曰自此盡執策於其後論過他國竟假

道之事云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者案左氏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不假道於晉為晉所敗是其不假道直徑過天子之師行過無假道以其天子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故也天子微弱則有之是以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問

主國致餼諸經釋餼鄭望文為義

餼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豢介皆有餼 釋曰此
謂主國所致禮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言凡者總解
諸文案此下經云主國使卿歸饗餼五牢云飪一牢腥
二牢餼二牢陳于門西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牽之豕
東之是牲生曰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為餼論語云告
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
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
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為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為

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饗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故以餼為腥又不為牲生者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餼猶稟也給也者於賓為稟稟受也於主人為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常差者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經不言上介知與賓同大牢者若上介與羣介同當為介皆少牢是以下文大夫餼賓云上賓上介皆大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是上介與賓同之義也云米皆百筥以下盡二十車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饗餼

禮

未至主國習入廟聘享之禮

未入竟一肆 釋曰自此盡私事論雖未至主國預習

聘享威儀之事此與下文為目所習之禮事在下云謂於所聘之國者鄭解未入境案覲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官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為之無城又無尺數象之而已云惟其北宜有所向依者雖不立主人賓介習禮宜有所向故惟其北也云無宮不壝土畫外

垣也者不墻土為宮是畫外垣垣牆墻土為外牆土今則不畫宮也此所習之禮不習大門外內及廟門內之禮者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故略之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布幣授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注云入門左之位者案下文云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右習聘享皆公事致命者不習私事

習享士執庭實注士士至之節釋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非止於皮知所執是皮者以其金龜竹箭之

等皆列之於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云習夫人之聘
享亦如之者以其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即
行享夫人還君受之一如受君禮故云亦如之也云習
公事者謂君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鄭
云公事致命者是以下文行君聘享及夫人聘享訖擴
出請賓告事畢鄭注云公事畢又問卿時云卿大夫升
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鄭注云致其君之命皆公事
致命者也私事者謂私覲於君私面於卿大夫故下文

賓覲入門右注云私事自闌右為若降等然是也若然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

及竟張檀明事在此國

及竟張檀誓 釋曰自此盡入境欽檀論賓至主國之境謁關人見威儀之事云張檀明事在此國者以其行遣欽檀及境張檀明所聘之事有此國故張檀以表其事也是以鄭云明事在此國也云張檀使人維之者案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常諸侯則四人但
大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鄭云維之以縷
用線維之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
或二人維持之

使謁關人關告司關關告

乃謁關人 釋曰古者境上為關者王城十二門則亦
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關諸侯未知幾關魯廢六關半
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云關譏異言案王制云關幾

而不征注亦云幾幾異服異言二注皆無正文案周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鄭以出入不物幾之則不物中含有此異服異言云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則是異也但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為都總主十二關居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為之告王故司關職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關人問從者幾人即知大聘小聘

關人問從者幾人 釋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者不敢輕問尊者故問從者云欲知聘問者問得從者即知使者是大聘亦知使者是小聘知者以君行師從一州之民卿行旅從一黨之人若大夫小聘當一族之人百人也且謂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賓客入竟當於廬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問從者幾人當為卿行旅從對今不云而以介與受命者對是謙也聘禮上公之使

七介至三介皆禮記聘義文

入竟又歛檀乃展幣者

入竟歛檀乃展 釋曰自此盡賈人之館論三度展幣之事云重其事者亦恐有脫漏失錯故云重其事不可輕也歛檀變於始入者上及竟張檀注云事在此國也此則入竟後乃歛歛之者謂若初出至郊歛檀鄭云行道耳未有事也此亦及竟示有事於此國張之始入張之去國遠更是行道未有事故鄭云變於始入

羣幣謂聘享訖以已物私覲私面

有司展羣幣以告 釋曰云羣幣私覲及大夫者上展君及夫人幣訖此言有司展羣幣故知是私覲及大夫者私覲者行君夫人聘享訖賓以私禮已物見主君云大夫者亦謂賓以已物面主國之卿必知私覲之幣是賓介自將已物者以經記上下唯有君及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賓介私覲之幣又案下文賓將還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覲幣使

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還至本國陳幣于朝云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注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禮於君者不陳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至於賓反命訖君使宰賜使者及介幣以此言之彼國所報私覲之幣還與賓介明知私覲是賓介私齋行可知也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皆供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覲若然彼使者謂天子使卿大夫存類

省問諸侯之事使者得之行私覲私覲之馬校人共之與諸侯禮異也

王畿千里遠郊百近郊半之

及郊又展如初 釋曰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徒云制其畿方千里據周禮而言其自殷已上亦畿方千里商頌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夏亦千里王制云天子縣內方千里鄭據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內是也云遠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畿方千里王

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為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已下至于男差之可知云近郊各半之者亦約周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亦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

也

書上畿內道路皆有侯館遠郊或亦有勞

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釋曰案周禮遺人職云
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有候館畿內道路
皆有候館鄭云遠郊之內有候館者據此候館在遠郊
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以行道之間停息故
云小休止沐浴又得展幣也注云展幣不于賓館者為
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馬便疾也者若并在賓館則
事煩不疾若展幣於賈人之館其賓館受勞問是以就
賈人之館展幣便疾也案大行人諸侯朝天子上公三

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孤不問一勞諸侯自相朝無過
如朝天子遣臣相聘無過一勞此下文使卿近郊勞此
乃遠郊之內得有此勞問已者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
恩厚者別有遠郊之內問勞也

上介出門西面請事入門北面告賓

上介出請入告注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者入
北面告賓也 釋曰此時賓當在賓館阼階西面故上
介北面告賓也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皆出請

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者道皆有廬宿市候之舍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賓彌尊事彌錄也

凡為使不答拜不敢當其禮

勞者不答拜 釋曰言凡者非直此卿為君勞賓不敢當其禮不答拜聘賓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賓辟不答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僮勞者與之答

拜為已故也

此侯伯之臣若公之臣則受勞于堂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釋曰知公之臣受勞于堂者
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
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於堂

賓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致命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釋曰賓在館如主人當入門
西面故勞者東面向之也

大夫家臣稱老

授老幣

釋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

傭勞者謂賓以來者為賓

賓用束錦傭勞者 釋曰云言傭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賓者凡言傭者謂報於賓今以賓館故賓若主人故云傭勞者即以勞者為賓故也

勞者稽首受傭賓亦稽首送幣

勞者再拜稽首受

釋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三曰
空首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
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
稽首故云尊國賓也下賓亦稽首送者以是為君使故
亦稽首以報之也

賓之使者執皮勞者從人訝受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執
皮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是以公食大夫禮

云賓三飯公侑食以束帛庭實設乘皮賓受幣賓出揖
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云上介受賓幣從者訝
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主人與祝立少頃示有俟於神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注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

釋曰案士虞禮無尸者出戶而聽若食間此無祭事故
云有俟於神

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注埋幣必盛以噐若

藏之然

儀禮要義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要義卷二十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二

王后勞賓有玉案竹簋此夫人惟簋盛棗栗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 釋曰
自此盡以賓入論夫人勞賓之事夫人勞使下大夫者
降于君故不使卿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

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管者
寒具見籩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
之籩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管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為
異也案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
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
并有竹簋以盛棗栗故彼引此為證此諸侯夫人勞卿
大夫故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故下文云其實棗栗
栗擇兼執之以進

賓至外朝主人拚衺以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衺既拚以俟矣 釋曰自此盡俟間論賓初至主君請行聘禮賓又請俟間之事云至于朝者鄭云賓至外門者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云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夫人勞賓導賓入者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鄭云且使即安不即言欲受之者彼天子以諸侯為臣

故使且安此鄰國聘賓不臣人之臣故言不敢稽賓

受聘享於太祖祧饗食於禰燕於寢

云遷主所在曰祧者此總解天子諸侯稱祧也云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者案周禮大宗伯序官守祧職云奄八人鄭注云遠廟曰祧又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云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藏于

大祖廟故此名大祖廟為祧也云既拚者少儀云埽席
前曰拚拚者埽除之名云諸侯五廟王制與祭法文云
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
尊者下文迎賓於大門揖入及廟門受賓聘享皆在廟
此云先君之祧明下云廟是大祖廟可知是以於大祖
廟受聘享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
此鄭義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為二祧

凡稱致館者有幣覲禮稱賜舍無幣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釋曰自此盡送再拜論主君
遣卿致館之事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者案覲禮
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
首受儻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儻
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
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
案司儀云諸公相為賓主君郊勞云三辭拜受拜受謂
拜受幣又云致館亦如之鄭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

親致焉亦是有幣可知又云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
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是五等相待致
館同有幣矣天子待諸侯無幣則其臣來無幣可知據
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
幣也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皆有幣與此同若諸
侯遣大夫小聘曰問下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
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注云記賤於大聘所以
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覲也雖不言不致館略之耳亦

不致也又諸臣朝覲天子天子無禮以致猶備尊王使
又五等自相朝主國皆有禮皆有償故司儀云賓繼主
君皆如主國之禮鄭玄謂繼主君者償主君也償之者
主君郊勞致館饗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此等皆主君
親致館又云致館亦如之亦如郊勞時亦有償矣以此
言諸臣致者皆有償也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有用
幣致館無償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致館如
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償耳

賓在館如主人故迎卿先拜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云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但文略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言卿致命者亦東面致君命也云卿不俟設殮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下直云宰夫朝服設殮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殮矣致館有束帛致殮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者案下記云殮不致鄭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殮具

輕若然卿以空拜致殮既即退不待宰夫設畢也以不用束帛致故也又案司儀云君親致館至於致殮如致積之禮鄭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以此言之致館致殮似別人者但致積在道致殮在館所致別人若致館與致殮同時致館者兼致殮無嫌也言俱使大夫者言積與殮同使大夫決君不親之義何妨致館與致殮一人也其臣致殮無幣其五等諸侯致殮則有幣案司儀諸侯相於致殮如致積致積有幣知致殮亦有幣也

食不備禮曰殮讀如魚殮素殮

宰夫朝服設殮 釋曰云食不備禮曰殮者對饗餼也
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殮唯有腥飪而無生餘物
又少故云不備禮也引詩傳者案詩云彼君子兮不素
殮兮毛云熟食曰殮鄭云讀如魚殮之殮則詩殮與傳
魚殮同是直食魚與飯為殮彼少宰小禮中不備此則
兩大宰大禮中不備不備是同故引證一邊不備其實
禮有異也春秋傳曰方食魚殮者案宣六年經書晉趙

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

中庭之饌孰西腥東象春秋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釋曰云
中庭之饌也者對下文是堂上及門外之饌也云象春
秋也者腥之言生象春物生飪熟也象秋物有成熟故
云象春秋也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
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云
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

侯之禮饗餼九牢七牢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凡介行人皆有殮饗餼此則如介禮也是殮之死牢與饗餼死牢實與殮陳同亦於東階西階也云羞鼎則陪鼎也知是一物者此云羞鼎下饗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腳臙臙是也

堂夾所陳六八鄭唯言豆凡饌以豆為本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釋曰堂上與西夾所陳六八非一知六八是豆者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

凡饌以豆為本無妨六八之內兼有餘饌故鄭言盥鉶之等也凡鄭所云皆約饗餼故云亦如饗饌也鄭必約與陳饗餼同者以其陳鼎饗餼同知餘亦同也注八六者豆數也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云云

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

門外米禾皆三十車 釋曰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者案掌客云上公之禮殮五牢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四牢車米視生牢牢皆十車

秉有五穀車禾視死牢牢十車侯伯殮四牢饗餼七牢
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皆米視生牢牢十車禾視死
牢牢十車是其義也云大夫之禮昏視死牢而已雖有
生牢不取數焉者知然者見下歸饗餼五牢饗三牢餼
二牢饗三牢死牢也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與死三牢同
不取餼二牢生之數知義然

約少牢此五鼎此不數膚與祭異

衆介皆少牢 釋曰知亦飪者依上介知然知鼎五者

以賓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又約少牢五鼎此亦少牢故知亦五鼎也知鼎實有羊豕魚腊與腸胃者以上介無鮮魚鮮腊此又無牛故從羊豕以下數之得五案少牢有膚此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朔月少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

此大聘是卿使下大夫

厥明訝賓于館 釋曰自此盡每曲揖論將行聘禮主君迎賓向廟之事云此訝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有掌訝

中士八人為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賓不使掌訝為訝直以尊卑節級為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言以君命迎者凡舉事皆以承君命故知迎賓待君命也云亦皮弁者下文君及賓皮弁

朝聘主相尊敬故皮弁服

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 釋曰云服皮弁者朝聘
主相尊敬也者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
中將幣三享覲禮亦云侯氏禕冕在廟覲天子此諸侯
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已廟
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
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待朝聘之賓是相尊敬故也知
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
朔於大廟是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者下記

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以賓位在西

陳幣有幕在主國廟門外

乃陳幣 釋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者案下文行聘時幣在主國廟門外知在此也知有幕者以言陳幣如展幣明亦布幕陳幣也云圭璋賈人執積而俟者案下文云賈人東面坐啟積取圭鄭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

此經擯者之數鄭以意解之

卿為至請事注擯謂至無擯 釋曰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賓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從門向南陳為繼而出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周禮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之禮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今以諸侯待聘賓用天子待已之擯數者以諸侯自相待無文鄭以意解之但天子尊得分辨諸侯尊卑以行之諸侯卑降天

子不敢分辨前人故據已國大小而為擯數且春秋又有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又有卿出並聘之事則小國有朝大國法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若相聘問大小皆得若然待其臣據此文與待君等天子待諸侯之臣亦宜與君同也又案周禮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覲禮魯夫為末擯若待子男三人足矣若侯伯少一人待上公少二人一人二人皆以士充數

於所尊不敢質故設儻介通情

引聘義者案彼鄭注質謂正自相當故設擯介通情乃相見是敬之至引之者證須擯介之意也云既知其所為來之事者在道已遣士請事大夫問行郊勞致館之等是足知來事矣云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者亦解所以立擯介通情及進相見之義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闌西北面者案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棖此謂朝君又云賓入不中門此謂聘賓云不中門則

此闌西北面者若然聘賓入門還依作介入時同亦拂
闌也云上擯在闌東闌外西面者主位在東故賓在闌
西上擯在闌東以擯位並門東西面故上擯亦西面向
君

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云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
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依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其禮各
下其君二等鄭注云所下者介與賓主之間是以步數

與介數亦降二等

天子諸侯交擯在大門外未迎賓時

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云云自此以下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摯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

若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則迎之故大行人
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注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
有等也是正朝無迎法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彼
言覲者覲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
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故
連覲也

門容二轍參个謂五門各容二丈四

云門容二轍參个者冬官匠人云天子五門匠人直計

應門直舉應門則臯庫雉亦同云二轍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注此朝去三丈六尺者旁加各一步也云云

公迎賓不出大門降其君一等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釋曰云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者案司儀諸公相為賓公皮弁交擯

車迎拜辱出大門此於門內是降於待其君也云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云於是賓主人皆謁者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謁又云執龜玉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謁也

廟皆別門有南北隔牆故每門有曲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釋曰諸侯三門臯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

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是以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

凡入廟寢門賓必後君

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以賓主不敵是以玉藻

云於異國之君稱外臣其故知聘賓後於主國君也言
凡者非直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
當後於主君故言凡以廣之

賓入拂闈不中門賓之介主之擯鴈行

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闈大夫中振與闈之間士介拂振
鄭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闈大夫
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訟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
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闈鄭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經

謂聘客鄭君并引朝君欲見卿大夫聘來還與從君為介時入門同故并引之也云君入門介拂闌又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若然聊為一闌言之君最近闌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闌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闌之內賓於西闌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闌之外上擯於東闌之外皆拂闌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振與闌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振如是得君入

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闌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
又云賓入不中門者此謂聘賓大聘大夫故鄭卿大夫
並言入門之時還依與君為介來入相似賓入還拂闌
故上注賓自闌西擬入時拂闌西故也云門中門之正
也者謂兩闌之間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為
尊大夫以上介為尊上介以君為尊也云賓之介猶主
人之擯者欲見擯介鴈行不別也

及廟門公揖先入省内事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釋曰自此盡公禘降立論
行聘之事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為席
彼卿大夫士禮是以鄭注云雖君亦然省內事即請入
為席之類也云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言
得君行一臣行二者案下文三揖言之初揖注云將曲
揖謂在內雷之間在主君先立無過近於內雷間若然
去門既近去階又遠也以此不得君行一臣行二下文
受玉于東楹之間彼得為君行一臣行二矣

不見大夫士入廟君未入時已在位俟

云公迎賓於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上初命拜迎賓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朝矣及賓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於廟中在位矣必知義然當見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又云士受皮又云宰夫授公几皆是於外無事在廟始有事更不見此官等命入廟之文明君未入廟時此官已在位而俟公

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賓已與主君交禮立近塾以俟命

賓立接西塾 釋曰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宮文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對在大門外時未與主君交禮直使擯傳命故去門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此將與君交禮故近門也云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以上文入竟展幣時布幕賓西

面介北面東上統於賓今此陳幣賓在門西北面明介
北面西上統於賓也云上擯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
士者案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更不見上擯別入之
文明隨公入可知也知門東有士者案公食云士立于
門東北面西上鄭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也故知此亦
然以擯者是卿又相君故知進於士在士前也

大聘觀禮有几筵以廟受依神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釋曰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

宜依神也者此對不在廟受不几筵故下云聘遭喪入
竟則遂也不郊勞不几筵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
殯宮又不神之下小聘不几筵注云記貶於聘是以記
云唯大聘有几筵觀禮不云几筵文不具也又案曲禮
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諸侯無
此法四時皆在於廟亦無四時朝覲之別名同皆曰朝
賓至廟門設筵几與公食先設後迎

云賓至廟門司宮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此

對公食宰夫設筵加席几而後迎賓彼食禮與此異

天子諸侯設几筵皆在依前

知在扆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覲禮亦云依前諸侯亦然爾雅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但天子以屏風設於扆諸侯無屏風為異席亦不同

此常祭祀之席與周禮諸侯祀席異

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繡純右彫几者周禮司几筵

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更有加莞筵紛純不引之者
丈略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

賓襲執圭以盛禮不畫飾以蔽敬

賓襲執圭 釋曰云執圭盛禮者玉藻云執玉龜襲注
重寶瑞也若然云盛禮者以其圭瑞以行禮故為盛禮
也云又畫飾為其相蔽敬也者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畫
飾也注云臣於君所今聘賓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
裼以畫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若又畫飾而裼則掩蔽

玉之敬故不得裼也云服之襲也充美也者彼注云充猶覆也是故尸襲者為尸尊故去飾也不裼云執玉龜鬯也者彼注云重寶瑞也以龜玉為寶瑞若裼則盡飾為蔽敬故引之證不裼也

上擯出辭玉以圭贄之重者

擯者入告出辭玉 釋曰知擯是上擯者案上相禮者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云圭贄之重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君之所執又云以禽作六贄臣之所執總而

卷二十
言之皆是贄故左氏傳云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但君之所執為贄之重者也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

公先揖入此賓獨入而云三揖

三揖 釋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碑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揖主君二者皆

向賓揖之再揖訖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
賓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

不必盡如晏子君行一臣行二之言

公升二等 釋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
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
而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

凡公拜賓辟此不言辟將進授圭

擯者進公當揖再拜注拜貺也賓三退負序 釋曰案

上文賓入門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又下文云賓訝受几於筵前公一拜送賓以几辟皆言辟此不言辟故決之也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客登拜客三辟授幣注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彼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故也

公側襲受玉言獨為之見尊賓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側猶獨也言側見其尊賓釋曰凡襲于隱者案士喪禮小歛主人袒

于戶內襲于序東喪禮遽於事尚襲於序東以吉事乎
明知襲于隱者也云公序拈之間可也者士喪襲于序東
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拈鄭以意
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拈北可也無正文故云可也云
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者凡廟之室堂皆
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
架謂之楹則楹北有二架楹南有一架今於當楹北面
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

之中乃入堂深尊賓事故也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
臣行二者兩楹之間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間更
侵東半間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袒而有衣曰裼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

裼降立 釋曰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者案玉藻云君
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
錦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襲也
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

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若然凡服
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
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
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
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衿褶衿褶之上加
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言見裼衣者謂袒衿前
上服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
故玉藻云襲充美是也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

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者玉藻云執龜玉襲是禮之盛者充美為敬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是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據此二者是禮尚有相變也引玉藻者證禮不盛者以裼見美也

諸侯與其臣視朔行聘裘裼有同者

曰麇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引論語素衣麇裘又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鄭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麇裘但君則麇裘還用麇

褒臣則不敢純如君麇裘則青犴褒褻衣君臣亦有異
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為褻故鄉黨云素衣麇裘
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見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
同用素褻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麇裘但主君則用
素衣為褻使臣則用絞衣為褻是以鄭總云皮弁或素
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
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為褻也案雜記云朝服十
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

亦同素積以為裳白烏臣用白屨也云裘者為溫
表之為裘者案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是裘為溫
云表之者則襦衣是也襦衣象裘色復與上服色

同也
吉凶皆袒左惟受刑袒右

云凡禮襦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
左袒檀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若受
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

大正九年

儀禮要義

三五

儀禮要義卷二十